



錢太多，用不完，如何有謀略地分配？由臨終的巨富，到年年盈餘數百億的特區政府，都是頭痛問題。

每個城市都有永恆的難題，醫療系統永遠需要改進、教育問題又層出不窮、在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教條下，住屋問題與貧富懸殊只會越來越難解決。連年巨額盈餘下，這些深層次矛盾，本來有很多銀彈可協助解決，為何不積極籌劃，而要派錢？

政府的解釋是，這些長遠投資，本來已經有，而且佔政府開支主要部分，屬經常性開支，政府一加碼，就要長遠承擔，盈餘不常有，所以不能隨便答應。

現實卻是，盈餘年年失算，最後埋單，幾近千億，政府以往的辦法是，一次過撥款，成立各種各樣的基金，例如協助再培訓、鼓勵優質教育、資助辦事、鼓勵創新科技、資助修繕、關愛基金等五花八門的基金，好處是基金靠利息長遠運作，政府不用擔心承擔長遠包袱。問題是，這些基金狂潮已淹至每一個角落，要有效管理也要很大心力，政府卻仍坐擁巨額盈餘，剩下的板斧，大概只剩下退稅派錢，還富於民。有錢不懂用而要派，不是理想做法，在在說明政府自限於舊思維中，不敢謀變。不少論者說，實地已變成政府經常性收入，香港出現結構性盈餘，財政儲餘過多亦不健康，用錢應有新思維。政府派錢，偶一為之尚可，若變成風氣，對一地發展不是好事。

齊人之苦

齊人有妻一妾。孟子在講這故事時，並無羨慕之意。那人每天外出，到墳墓之地乞討祭品酒食，喝得醉醺醺回家，然後在妻妾面前擺威風。孟子的結論是：齊人擺威風的方法，也是今日世人求取升官发财的出發，妻妾都引以為恥，同之福。連妾侍都以他為恥，又如何稱得上「福」？稱之為「齊人之苦」就差不多。如果不是有誰須做那麼多表面功夫乞酒食扮喝醉？鹹魚青菜，與糟糠妻過日子，不也挺自討苦吃的陷阱？

葉特生

人總是自討苦吃的多。自古帝王將相，今日的大官富商，身邊總愛跟着大堆小二小三，生出一大堆名字都不記得的兒女。大家都掉進爭寵，爭產，害喜，要安撫，又要向家人報告，誰知心中之苦？誰及得上他？但再精明的人，在當年衆女圍繞，人稱羨之苦。卻給世人清楚訊息：富貴榮華，妻妾如雲，後面都有預計不及的代價。有些東西是不必羨慕的。

有原則，好辦事

阿濃

決定不做一件事，政府有政府的原則，機構有機構的原則，個人有個人的原則。堅守原則，許多事情便容易處理。背棄了原則，哪怕只有一個，以後就麻煩了。

我個人有幾項原則是堅守着的。

一是不向人借錢也不借錢給人。要借寧願向銀行借。朋友真有需要寧願視自己能力送錢給他，講明無須償還。

二是不吹牛拍馬。自己獲得什麼成績不怕告訴別人，但絕不多說半分。對上司以禮相待，互相尊重，但絕不拍馬屁、擦鞋。

三是不佔便宜，不論是個人的還是公家的，我只取我所應得，不貪取別人或公家半點利益。

四是不粗言穢語，即使在大憤怒中，也不讓自己嘴裡不乾不淨。

五是重信諾，答應了的事必盡力以赴，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。

六是平等尊重，不論對方地位高低，財富多寡，年齡長幼，一樣以禮相待。

七是自尊自愛，在感覺不被尊重時，立即告退，自動消失，絕不戀棧。

八是聽良好指揮做人，有違良知的事一定不做。

更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夏天，在紐約華爾街一家公司打工。有天加班，近乎八點才離開公司，街上整個景觀完全改變。兩邊高樓夾道的窄街，恍若一座科幻城市。上班時間十分熱鬧的街道，這時靜悄悄，我越走越害怕。正在這時我聽見身後有腳步聲，我嚇得加快脚步，身後的脚步聲也加快。我幾乎是跑到地鐵的賣票處，這才有了勇氣回頭看個究竟。對着我的是一張中年華裔男的笑容，他說：

「我太太終於拿到了簽證，就可以來了。看見你

是中國人，我就想跟你說。我真是高興啊。」

我也為他高興，跟着他

眼眶有點潮濕。

融洽歡樂。

我回答道：「這次是科學

家柏楊、劉大任，詩人張香華

，畫家霍剛等來參加我們的活

動。我們要去郊外。我跟老林聯繫要他烤豬那

天去接賓貴。他問我是作家還是藝術家。因為我曾經帶過作

家。我邀請楊先生參加，他竟答應了。

我回答道：「這次是科學